

# 日、汉语的句式语义扩展及其主语语义角色

王亚新

(东洋大学 社会学部, 日本 东京 112-8606)

**摘要:** 本文对由使动者、意图者或体验者充任主语的间接行为句进行分析, 指出这类句式是一般他动句语义扩展的结果。其中, 主语的语义角色分化是语义扩展的一个重要动因。这类句式在他动句的句式基础上, 语义向使役句和被动句扩展, 并与使役句和被动句形成一个语义及句式网络。日语和汉语中都存在着类似句式, 这与日语和汉语中都存在“题述句”这类句式有关。

**关键词:** 主语的语义角色; 题述句; 间接行为句; 使役句; 被动句

DOI:10.16838/j.cnki.21-1587/h.2018.02.005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4948 (2018) 02-0025-07

柴谷方良 (1997:14) 将典型的动词句分为主动句 (能動文)、反身行为句 (中相文) 和被动句 (受動文), 指出这三类句式分别表示下述语义关系。

(1) a. John shaved Bill. / 约翰给比尔刮了脸。(主动句: 主语作为动作者实施某个行为, 其行为为涉及另一对象并引发状态变化。)

b. John shaved himself. / 约翰给自己刮了脸。(反身行为句: 主语作为动作者实施某个行为使自身受到影响并引发状态变化。)

c. John was shaved (by Bill). / 约翰被 (比尔) 刮了脸。(被动句: 主语作为受动者接受其他动作者的行为影响并引发状态变化。)

上述三类句式的主语分别充任不同的语义角色, 主动句的主语是动作者, 反身行为句的主语既是动作者也是受动者, 被动句的主语一般为受动者。不过, 根据认知语法的观点, 动词句的主语除了上述主要功能以外, 同时还兼有其他语义特征, 如主动句的主语除了动作者 (agent) 以外, 还兼有意图者 (intender) 或使动者 (causer) 等语义角色。反身行为句的主语除了动作者和意图者以外, 还兼有体验者 (experiencer) 或受动者 (patient) 等角色。被动句的主语一般是受动者, 但在日语和汉语里, 它有时不是受动者, 而是一个受影者 (affectee) (木村英樹, 1997) 或体验者。当然, 上述主语的语义角色并非都共现于同一个句中, 它们根据不同的句式或语义及语用条件而有所侧重或变换。

(2) a. 太郎はひげを剃った。 / 太郎刮了胡子。

b. 太郎は酒をたくさん飲んだ。 / 太郎喝了

很多酒。

c. 太郎は財布をなくした。 / 太郎丢了钱包。<sup>①</sup>

(2a) 在一般条件下是反身行为句, 但如果是在理发馆刮的胡子, 则主语不再是动作者, 而成为了使动者。同样, (2b) 在一般条件下是主动句, 但在表示“太郎喝醉了”时又相当于一个反身行为句, 这时的主语既是动作者, 同时也是体验者。(2c) 的主语在一般条件下是动作者, 但由于不是意图性行为, 所以不是意图者, 且作为丢钱包的结果承受者, 实际上也具有体验者的语义特征。

动词句的动作者 (施事) 和受动者 (受事) 是一种显性语义角色, 而意图者、使动者或体验者等则是一种隐性语义角色。显性语义角色一般可以通过谓词语义进行辨认, 而隐性语义角色则需要通过句式语义或语用条件来辨认。在特定的语义及语用条件下, 主语的语义角色会发生转换, 从隐性角色转为显性角色, 或从显性角色转为隐性角色。一般地说, 动词句的主要句式功能是陈述某个事件, 因此间接行为句不论语义上是主动句还是被动句都体现为一种事件陈述句, 其主语不论充任什么样的语义角色, 都体现为某一事件的主体。

主语的这种多重语义角色与句式语义形成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句式语义对主语语义角色的转换产生影响, 反过来, 主语语义角色的转换也会对句式语义的扩展或解读产生影响。

下面, 我们就句式的语义扩展与主语的语义角色的关系做一些分析, 同时考察一下日语与汉语的相同与相异之处。

作者简介: 王亚新, 男, 日本东洋大学社会学部教授, 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语法、现代日语语法以及日汉对比研究。

## 一、间接行为句

日语和汉语中都存在下述句式，其主语不是实际动作者，但以动作者身份出现。

- (3) a. 秦の始皇帝は万里の長城を築いた。/ 秦始皇修筑了万里长城。  
 b. 太郎は(床屋で)髪を切った。(佐藤琢三, 2005) / 太郎(在理发馆)理了发。  
 c. 勇二は(殴られて)前歯を折った。(天野みどり, 1987) / 勇二(被打)掉了一颗门牙。

对于这类句式已经有过不少讨论，其中有代表性的是Yoshihiko Ikegami (1982)、天野みどり (1987)、佐藤琢三 (2005)、许永新 (2006)、澤田淳 (2008) 等。佐藤琢三 (2005) 将 (3a) (3b) 这类句式称为「介在性他動詞文」，天野みどり (1987) 将 (3c) 这类句式称为「状態変化主体の構文」。王亚新 (2010) 在综合上述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将这三类句式统称为“间接行为句(間接行為文)”，并将 (3a) 称为“使役间接行为句(使役型間接行為文)”，将 (3b) 称为“反身间接行为句(再帰型間接行為文)”，将 (3c) 称为“被动间接行为句(受動型間接行為文)”。这里为陈述方便起见，分别简称为“使役间接句”、“反身间接句”和“被动间接句”。

根据先行研究的成果，我们知道上述句式的主语都不是实际动作者，(3a) (3b) 的主语实际上只是意图者或使动者，(3c) 是受动者或体验者。(3a) 和 (3b) 之间在语义上也存在差异，(3a) 的行为一般不涉及主语自身，而 (3b) 的行为涉及主语自身。根据Ikegami (1982) 的分析，这两种句式的共同之处在于主语对行为具有支配力或控制力 (authority)，且其行为具有技术性难点 (technical difficulty)，一般要通过社会化或商业化方式来实现。另外，这类句式主要表示行为结果，而不是行为的具体过程。从行为结果这一角度看，使役间接句的主语体现为使动者或结果责任者，而反身间接句的主语既是意图者或使动者，同时也是体验者。(3c) 这类句式的主语主要是体验者或结果承受者。此外，(3a) 的主语与宾语之间没有领属关系，而 (3b) (3c) 的主语与宾语之间具有领属关系，主要体现为整体和部分的关系。

间接行为句是由一般主动句(他动句)扩展而成的，它在句式结构上并没有明显变化，主要是句式语义出现了扩展。这种扩展主要依赖语用条件，可以视为主语的隐性语义角色在语用条件下转化为显性角色而带来的变化。如(3a)是否解读为使役行为有赖于我们的百

科知识。首先，修筑长城这类行为不是个体行为，而是一种社会性集团行为。同时，这类事件一般不会由某一个体单独来完成，而要在某一主导者的策划之下由一个社会集团来完成。因此，当我们将某一主导者与某一社会性集团行为结合时，总是遵循这种语义关系去理解，将主语解读为意图者、使动者或事件起因、或结果责任者。

(3b) 的解读也有赖于百科知识和实际语境。作为常识，我们知道理发虽然可能由某一个体独自完成，但更多的情况下是通过商业化方式来完成。当我们根据语境知道“太郎”不会自己理发时，“太郎”就只能解读为意图者、使动者或体验者。对这类句式来说，陈述的重点不是“太郎”做了什么，而是出现了什么变化。因此，“太郎”不论是否为实际动作者，在对这一状态变化的陈述中，“太郎”作为意图者、使动者以及状态变化的体验者等语义角色可以满足陈述目的。同时，由于其语义关系与一般反身行为句基本一致，因此能够使用同一种句式来表述。

同样，(3c) 这类被动间接句也具有类似的语义特征。

- (4) a. 花子は(うっかり)指を切った。/ 花子(不小心)划破了手指。  
 b. 勇二は(殴られ)前歯を折った。(天野みどり, 1987) / 勇二(被打)掉了一颗门牙。  
 c. 私たちは空襲で家財道具を焼いた。(天野みどり, 1987) / 我们因空袭烧掉了家产。

(4a) 是反身行为句，但从事件陈述角度看，“花子”不是行为意图者，而是体验者。这个句子在表述某一体验者受到某一非意图性行为的影响这一点上，与 (4b) (4c) 这类被动间接句在语义和句式上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后者的主语也都是体验者。(4b) (4c) 与 (4a) 的不同之处在于其结果状态是由第三者行为造成的。不过，这三个句子在作为主语而承受某一行为结果这一点上具有共同之处，其主语都属于非意图性事件的主体。

(4a) 作为反身行为句，其主语既是动作者也是受动者，(4b) 和 (4c) 的主语虽然不是动作者，但由于使用了主动句式，因此受句法约束，除主语以外不能再导入其他动作者，所以实际上的动作者只能以方式(包括场所)或原因的形式出现。方式或原因是他动句可接受的语义成分，因此这类句式常以方式或原因来暗示实

际的动作者或行为起因。

- (5) a. 勇二は喧嘩で前歯を折った。/ 勇二因为打架掉了一颗门牙。  
b. 私たちは空襲で家財道具を焼いてしまった。/ 我们因空袭烧光了家产。

上述例句虽使用主动句式，但因主语不是意图者，而是非意愿性事件的体验者，所以一般带有负面语义色彩，这一点与一般被动句具有类似的语义倾向。

前面提到，上述句式的语义解读一般需要依赖百科知识或语境等语用条件，同时也与主语能够充任多重语义角色有关。主语具有多重语义角色且在一定的语义及语用条件下发生转换是在多数语言中都能观察到的现象，然而，具体哪种行为或事件中的主语可以实现转换，则因语言不同而会有不同的规则。有些语言相对严格一些，有些语言相对宽松一些。

在日语里，间接行为句主要用于表示某一事件主体与某一事件之间的联系。一般地说，使役间接句表示使役行为与意图者、使动者以及体验者之间的联系；反身间接句表示行为与意图者、体验者的联系；被动间接句主要表示行为与结果承受者（体验者）之间的联系。另外，由于使役行为和反身行为的主语对行为一般具有意图性和控制性，所以可以表示经常性或反复性事件，而被动行为的主语对行为缺少意图性或控制性，所以多用于个别性或偶发性事件。这一语义差异反映到体范畴上，便形成了前者既能用于完成体也用于非完成体，而后者一般只用于完成体等语法上的差异。

通过上述汉译可以看出，汉语也存在类似句式，虽然并非所有动词都能与日语一一对应，但作为整体句式来说，汉语与日语之间基本形成一种对应的关系。从这一点看，汉语的句式主语同样可以摆脱逻辑语义上的动作者，在语义及语用条件下以意图者、使动者或体验者等身份出现。

不过，由于日、汉语的动词并非完全对应，所以，汉语与日语之间也会出现差异，如许永新（2006:311）指出下述汉语句式与日语不对应。

- (6) a. 我开了（一张）发票。  
b. 私は領収書を書いた。  
(7) a. 他做了（一次）按摩。  
b. 彼はマッサージをした。

(6a) 和 (7a) 在汉语里属于间接行为句，但在日语里则成为一般主动句。我们认为其原因在于汉语的“开发票”和“做按摩”这类动词短语既能用于主动行

为，也能用于受动行为。其原因与汉语的动词在形态和语义上相对宽松有关，因此在汉语里，我们看到很多动词既能用于他动，也能用于自动，既可用于主动，也可用于受动。另外，在句法上，汉语的主语并不遵循严格的谓词论旨关系，而是遵循句法论旨关系，因此，很多情况下，主语不是一个谓词论旨关系上的直接论元，而是一个句法上的直接论元。例如，下述汉语例子从语义看也属于间接行为句，其主语作为事件主体并非谓词的直接论元，只是句法层面的一个语义成分。

- (8) a. 王冕死了父亲。/ 王冕は父に死なれた。  
b. 老李家生了一个儿子。/ 李家に息子が生まれた。  
c. 老王来了一个客人。/ 王さんにお客さんが来た。

上述句式表示主语作为某个事件主体而受到该事件的影响，其主语的语义角色只能在句法层面得以解读。

## 二、使役句与被动句

佐藤（2005）和澤田（2008）认为，使役间接句与「…させる」「…てもらおう」等一般使役句之间存在着语义或句法上的联系。

- (9) a. 太郎は床屋で髪を切った。/ 太郎在理发馆剪了发。  
b. 太郎は床屋さんに髪を切ってもらった。  
/ 太郎让理发师剪了发。

(9a) 的主语在语义上体现为意图者或使动者，而 (9b) 不仅在语义上，在句法上也将意图者或使役者与动作者区分开来。但严格地说，(9b) 这类使役句的主语也不是谓词论旨关系的直接论元，而是使役句这种句式语义关系中的一个成分。

天野（1987）也指出被动间接句与一般被动句之间存在着语义和句式上的联系。

- (10) a. 私たちは空襲で家財道具をみんな焼いてしまった。/ 我们因为空袭烧光了所有家产。  
b. 私たちは空襲で家財道具をみんな焼かれてしまった。/ 我们因为空袭被烧光了所有家产。

(10a) 的主语是语义上的体验者，而 (10b) 的主语既是语义上，也是句法上的体验者。

日语和汉语中的使役句及被动句的共同之处在于，

这两类句式都是表示某一主体与第三者行为之间的关联事件。其不同之处在于，使役句表示一种意图性或主动性关联，而被动句表示一种非意图性或被动性关联。

铃木重幸（1972）及铃木康之（1977）将日语被动句分为以下四类。

(11) a. 直接対象の受身/宾格被动句

太郎が次郎をなぐった。

→次郎が太郎になぐられた。

b. 相手の受身/与格被动句

太郎が次郎に英語を教えた。

→次郎が太郎に英語を教えられた。

c. 持ち主の受身/属格被动句

太郎が次郎の自転車をこわした。

→次郎が太郎に自転車をこわされた。

d. 第三者の受身/第三者行为被动句

みんなは雨に降られた。

太郎は花子に死なれてしまった。

(11a) 这类宾格被动句属于典型 (prototype) 被动句，是在多数语言中都能观察到的被动句式。同样，

(11b) 这类与格被动句如果不考虑使用频率的话，也属于在多数语言中都能观察到的句式。

(12) a. The students were asked a very difficult question (by the teacher).

b. 学生は (先生に) 難しい質問をされた。

c. 学生们被 (老师) 问了一个很难的问题。

与格被动句的动词一般为带双宾语的三元动词。对于三元动词来说，间接宾语和直接宾语都属于受动格，因此都能成为被动句主语。其中，由间接宾语做主语的被动句会出现保留宾语 (retained object) 的现象，因此，它在句法结构上为被动句的扩展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通过在谓词层面保留宾语，使主语得以摆脱宾格 (受动格)，去接受与格、属格等其他成分。

(11c) 这类属格被动句和与格被动句在结构上基本相同，也会出现保留宾语。不过，与格被动句的主语与宾语之间没有领属关系，而属格被动句的主语与宾语之间有领属关系。同时，由于属格在论旨关系上不是动词的直接论元，因而使得这类被动句式显得比较特殊。一般地说，英语由于相对严格的论旨关系及句法规则的限制，一般不会出现属格被动句，但日语和汉语里能够出现属格被动句，它与日语和汉语中存在“题述句”这一句式有关。

属格被动句和第三者行为被动句的主语都不是受动

者 (patient)，而是受影者 (affectee)，受动者与受影者的分化是日语和汉语都能观察到的现象。如 (11c) 的「太郎」为「自転車」的属格，这个句子表示属格「太郎」因「自転車」受动而受到影响。我们看到，实际上，(4b) (4c) 这种被动间接句也体现了类似的语义关系，「勇二」和「私たち」实际上都是受影者，而不是直接受动者。因此，可以说日汉语里能够出现被动间接句，与这两个语言中的属格可以作为事件主体 (受影者或体验者) 来领有某个事件这种语义关系有潜在的联系。

由于属格不是谓词的直接论元，因此属格被动句一般不能直接还原为主动句，同时，由于属格被动句的主语不受谓词论旨关系的约束，从而使被动句获得了更大的扩展空间，衍生出许多句式变体。从这个意义说，属格被动句是区分被动句类型的一个标志性句式，能否构成属格被动句是判断语言类型的一个标准。同样，被动间接句也属于语义上的属格被动句式，因此可以认为能否构成被动间接句也是判断语言类型的一个标准。

需要说明的是，在日语和汉语中，属格被动句不是一个孤立的句法现象，实际上，属格通过主题 (主语) 化成为主语是一个普遍现象，我们在很多句式上都能观察到。

(13) a. 象の鼻は長い。→ 象は鼻が長い。(形容词句)

/ 大象的鼻子长。→ 大象鼻子长。

b. 彼女の扁桃腺が腫れている。→ 彼女は、扁桃腺が腫れている。(动词句)

/ 她的扁桃腺发炎了。→ 她，扁桃腺发炎了。

c. 源氏物語の著者は紫式部だ。→ 源氏物語は紫式部が著者だ。(名词句)

/ 源氏物语的作者是紫式部。→ 源氏物语，作者是紫式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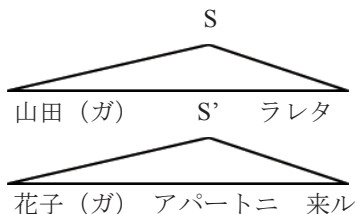
上述句式显示出，日语和汉语的主题 (主题) 可以超越谓词论旨关系形成 [主题—解说] 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语 (主题) 成为一个句法论元，而谓词则降为 [解说] 内部的次级句法成分。

题述句的形成有多种原因，在有情物与无情物之间优先选择有情物，在整体与部分之间优先选择整体等都是重要的语义动因。此外，在句法上，能否按 [话题—解说] 这一语义关系去构建句式也是一个重要的句法动因。

久野璋 (1983:193) 将被动句分为「中立受身文」(中立被动句) 和「被害受身文」(受影被动句)，他

认为后者是由一个被动句包孕了一个主动句而形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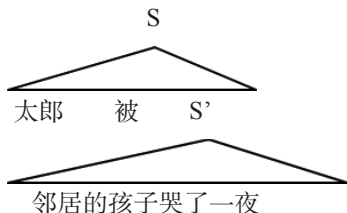
(14) 山田は、花子にアパートに来られた。



句中的「山田」与「花子」之间虽然没有领属关系，但「山田」领有「花子にアパートに来る」这一事件并受到其影响。

上述日语虽然由于动词的语义等原因不能直接译成汉语，但在句式上，汉语的被动句也能作出类似的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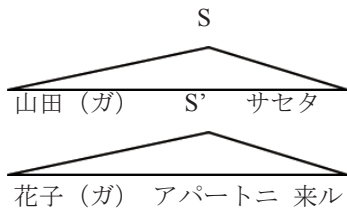
(15) 太郎被邻居的孩子哭了一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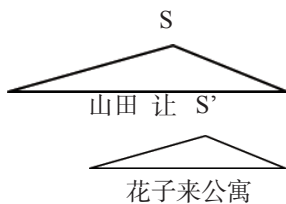
上述图示显示出日汉语的被动句在语义上表示某一事件主体作为受影者而承受了一个第三者行为，而且这种语义关系可以通过句式体现出来。在这类句式中，受影者（体验者）作为某一受动事件的主体而出现，它在谓词论旨关系上可能是宾格、与格或属格或其他非论元成分，但都可以在句法层面成为一个直接论元。

使役句也表示某一主体（意图者或使动者）与第三者行为之间的关联事件，因此，它在句法和语义上也能做出相同的分析。

(16) 山田は、花子にアパートに来させた。



(17) 山田让花子来公寓。



上述两类句式，第三者行为「花子がアパートに来る / 花子来公寓」都成为次级句法成分，因此其时体范畴等会受到一定的制约。

早津惠美子（2015:6-7）指出日语的被动句和使役句都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18) a. 対象主語の使役文・受身文

太郎が次郎に自分（＝太郎）をなぐらせた。

/ 太郎让次郎打自己。

太郎が次郎に[自分（＝太郎）を]なぐられる / 太郎被次郎打（自己）。

b. 相手主語の使役文・受身文

太郎が次郎に[自分（＝太郎）に]口出しさせる。

/ 太郎让次郎插（自己的）嘴。

太郎が次郎に[自分（＝太郎）に]口出しされる。

/ 太郎被次郎插嘴。

c. 所有者主語の使役文・受身文

太郎が次郎に[自分（＝太郎）の]足をもませる。

/ 太郎让次郎揉（自己的）脚。

太郎が次郎に[自分（＝太郎）の]足をもまれる。

/ 太郎被次郎揉脚。

d. 第三者主語の使役文・受身文

太郎が明子に死なせる。

/ 太郎让明子死。

太郎が明子に死なれる。

/ \*太郎被明子死。

太郎が次郎に明子をなぐらせる。

/ 太郎让次郎打明子。

太郎が次郎に明子をなぐられる。

/ \*太郎被次郎打明子。

上述使役句与被动句显示出类似的语义和句法结构，在句法和语义上都表示某一主体与第三者行为之间的关联事件。区别在于，使役句表示使役者意图性地促使动作者实施某一行为，其行为结果并不一定返回使役者自身，而被动句表示受影者非意图性地受到第三者行为的影响，该影响涉及自身。因此对于被动句来说，宾格被动、与格被动以及属格被动属于强势句式，其中，因为宾格被动既表示受动又表示受影，所以成为被动句的典型句式。而使役句中，宾格使役、与格使役以及属格使役属于边缘句式，第三者使役成为典型句式。

我们看到，上述例句的汉译由于动词语义等原因并不一定完全对应，但作为基本句式来说与日语之间存在着对应性。木村英树（2000:20）将汉语的使役句和被动

句视为“有标”句式，归纳为以下四种。

- (19) (I) X叫YV      (II) X让YV  
(III) X使YV      (IV) X被YV

其中，X表示主语，V表示动词，Y表示V的动作或作用主体。木村将这四种句式分别称为（I）指示使役句，（II）放任使役句，（III）诱发使役句，（IV）受影句。木村采用的这种分类方法实际上也是将使役句和被动句作为同类句式的不同变体来处理的。

我们认为，使役句和被动句都表示某一主体与第三者行为之间的关联，不同之处在于使役句属于一种意图性或主动性关联，而被动句属于一种非意图性、被动性关联。同样，从句式语义关系看，间接行为句也表示某一主体与第三者行为之间的关联，只是在句法上没有显现出来，因此属于一种“无标”的使役句或被动句。

### 三、语义与句式网络

使役句和被动句都表示某一主体与第三者行为之间的关联事件，但表述的语义关系有所不同。使役句的核心语义是表示使役者与动作者之间的使役关系，因此，作为使役句的必要论元是使役者和动作者，而动作对象属于非必要论元。整个句式带有很强的使役性、意图性以及起因性等他动句特征。相反，被动句的核心语义是表示受影者或受动者与动作结果的关系，因此句式的必要论元是受影者和受动者，而动作者则根据句式不同有些是必要论元，有些则是非必要论元。整个句式带有很强的受影性、非意图性以及状态性等非宾格动词句特征。

我们看到间接行为句中，使役间接句具有一般使役句的语义特征，被动间接句具有一般被动句的语义特征，反身间接句介于二者之间，根据语境而表示上述两种语义中的某一种。

另外，题述句在日语和汉语里是一个显赫句式。题述句的主语（主题）在语义上不受谓词论旨关系的约束，因此可以充任多重语义角色并在百科知识或语境等语用条件下实现转换或解读。

我们看到，日语和汉语针对同一事件可以使用不同的句式来表述。不同的句式虽然在语义和句法上存在差异，但同时又形成一个语义与句式网络，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去把握同一个事件。

- (20) a.太郎は次郎に息子を殺させた。（使役句）  
/ 太郎让次郎杀死了儿子。  
b.太郎は息子を死なせた。（使役句）

/ 太郎使儿子死亡。

- c.太郎は（交通事故で）息子を殺した。（主动句）

/ 太郎（因交通事故）杀死了儿子。

- d.太郎は息子を失った。（主动句）

/ 太郎失去了儿子。

- e.太郎の息子は死んだ。（自动句）

/ 太郎的儿子死了。

- f.太郎は息子が死んだ。（自动句）

/ 太郎，儿子死了。

- g.太郎の息子は（次郎に）殺された。（宾格被动句）

/ 太郎的儿子被（次郎）杀了。

- h.太郎は次郎に息子を殺された。（属格被动句）

/ 太郎被次郎杀了儿子。

- i.太郎は息子に死なれた。（第三者行为被动句）

/\*太郎被儿子死了。→ 太郎死了（一个）儿子。

上述句式都具有各自典型的句式语义和句法结构，并与其他句式形成相邻关系，相邻句式在句法和语义上呈现类似性，并通过语义扩展而使不同句式表示类似的语义。根据认知语言学的观点，每个句式都有其独立的、典型的语义范畴，但不同句式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各类句式在特定的语义及语用条件下会出现扩展，形成一种在语义和句式上与邻接句式相互交叉衔接的网络系统。

由于使役句与被动句的陈述重点不是表示行为过程，而是表示主体与事件之间的联系，因此日语和汉语的使役句和被动句都使用相对抽象的动词。如日语使用「～（ら）れる」「～（さ）せる」这种助动词，汉语则使用“被”或“叫/让”等助动词。这些助动词的作用是构建一个在语义和句法上能容纳更多语义成分的复杂句式，这一点与英语相比，日语和汉语具有更多的共性。

间接行为句和使役句以及被动句在语义上都表示某一主体与第三者行为之间的关联。由于句式结构不同，间接行为句是在主动句式上实现的语义扩展，而使役句和被动句是在句式和语义上实现的扩展。从这个意义上说，间接行为句属于一种“无标”的使役句或被动句，而使役句和被动句则属于“有标”的句式。这三种句式的共同之处是主语（主题）不受谓词论旨关系的约束，

而是依赖于句法层面的语义关系。

#### 四、余论

在词法形态相对发达的语言里，动词的论旨关系一般是决定句法成分的语义基础。由于汉语缺少词汇形态，所以，句法成分并不完全依赖动词的论旨关系，而主要依赖句法语义关系。Goldberg (1995) 提出的“构式语法” (construction grammar) 认为“构式”是一种 [形式+意义] 的组合，构式的语义并不等于内部成分语义的简单相加，反过来，构式可以从句法角度对动词的语义重新进行整合。同样，沈家焯 (2000:293) 也指出“句式有独立于组成成分的整体意义，并对包括动词在内的成分有制约作用”。我们赞同这一观点，并通过对间接行为句、使役句及被动句的句式语义以及相互关联进行分析进一步得到了确认。

当然，日语和汉语的句式之间也有差异，例如日语动词具有相对发达的词汇形态，因此日语的句法成分相对于汉语更严格地受到动词论旨关系的约束，一般主要是通过题述句这类句式来实现句法成分的语义转换，而汉语除了主语以外，如例 (8) 所示，宾语的语义角色一般也要依赖句式语义。另外，在日语里，事物的有生和无生是一个重要的语义范畴，事件的陈述遇到有生和无生时，视角的选择优先有生。而在汉语里，有生和无生不是一个严格的语法范畴，所以，下述例句在汉语里都是合格的句式。

- (21) a. 这个电影感动了我。(他动句) / この映画に私が感動した。  
 b. 这个电影使我很感动。(使役句) / この映画で私が感動した。  
 c. 我被这个电影感动了。(被动句) / 私はこの映画で感動させられた。

但在日语里，「映画」作为无生物一般不能相对有生物而成为动作者或使役者，所以往往作为原因来出现。

#### 注释：

- ① 本文所用例句除标明出处的以外，均为作者造句，但其中多数为广为熟知的例子。

#### 参考文献：

- [1] Yoshihiko Ikegami. 1982. Indirect Causation and De-Agetivization — The Semantics of involvement in English and Japanese—[J]. 東京大学教養学部外国語科研究紀要, (3):94-112.  
 [2] 木村英樹. 1997. 漢語被動句の意義特徴及其結構上之反映[J].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 Asie Orientale*, (26): 21-35.  
 [3] 天野みどり. 1987. 状態変化主体の他動詞文[J]. 国語学, (151): 97-110.  
 [4] 王亚新. 2010. 日本語と中国語における「間接行為構文」[J]. 日中言語対照研究論集, (12):15-32.  
 [5] 木村英樹. 2000. 中国語ヴォイスの構造化とカテゴリ化[J]. 中国語学, (247):19-39.  
 [6] 許永新. 2006. 日本語における介在性構文と動作者の脱焦点化[J]. 東京大学言語学論集, (25): 299-315.  
 [7] 久野暉. 1983. 新日本語文法研究[M]. 東京:大修館書店.  
 [8] 佐藤琢三. 2005. 自動詞文と他動詞文の意味論[M]. 東京:笠間書院.  
 [9] 澤田淳. 2008. 日本語の介在使役構文をめぐって[A]. 児玉一宏 小山哲春. 言葉と認知のメカニズム——山梨正明教授還暦記念論文集[C]. 東京:ひつじ書房.  
 [10] 柴谷方良. 1997. 言語の機能と構造と類型[J]. 言語研究, (112): 1-32.  
 [11] 鈴木重幸. 1972. 日本語文法・形態論[M]. 東京:むぎ書房.  
 [12] 鈴木康之. 1977. 日本語文法の基礎[M]. 東京:三省堂.  
 [13] 早津恵美子. 2015. 日本語における使役文と受身文の似通い——使役文からの考察[J]. 日中言語対照研究論集, (17):1-21.  
 [14] Goldberg, A. 1995. 吴海波译. 构式——论多元结构的构式语法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5] 沈家焯. 2000. 句式和配价[J]. 中国语文, (4):291-297.

#### The Semantic Extension of Sentence and the Semantic Role of Subject in Japanese and Chinese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direct-transitive sentences which the subjects are hold by the causer, intender and experiencer, and pointed out that the indirect-transitive sentences are transformed from the normal transitive sentences by the semantic extension. Among them, the semantic role differentiation of subjec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indirect-transitive sentence, the semantic meaning is extended to the causative and passive sentence, to form a semantic and syntactic network with the causative sentence and passive sentence. Japanese and Chinese have the same sentence patterns, for the both languages have the “Topic-comment sentences”.

**Key Words:** semantic role of subject; topic-comment sentence; indirect-transitive sentence; causative sentence; passive sentence